

现代汉语名源致使动词研究小考

——以处所、位移和终点为中心

李英姬*

目 录

1. 引言
2. 名源动词的语义属性
 - 2.1 表处所、位移和终点的名源动词语义概念
 - 2.2 名源动词的致使概念结构和词项分解
3. 名源动词的句法结构
 - 3.1 词汇句法接口方法分析
 - 3.2 态假设方法分析
4. 结语

一、引言

通过对跨语言的致使研究，致使动词有简单的致使动词和复合致使动词。简单的致使又可分为形态致使和词汇致使。该文要探讨的是零形式的致使动词，所谓零形式是指词汇型致使动词¹⁾。所有的词汇型致使动词都可视为“零派生动词”。零派生是指一个词在形成过程中存在功能上的变化，但形式上没有相应的变化，甚至是最小的语音差别也不存在。研究表明役使句的动词，尽管表面上是单语素结构，实际上是通过动词在句法上的合并而形成复杂的谓语²⁾。

* 东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副教授

1) Comrie(1981)等根据原因结果的致使关系，把使役句分析为三种类型：词汇型、形态型和句法型或分析型。

2) 参考Hale&Keyser(1993)和Kural(1996)

(1)张三圈了一群羊。

(2)小三尿了一裤子。

(3)李四画了一张长江大桥。

例文(1-3)中的动词“圈(to shut a pen)、尿(to urinate)、画(to draw a picture)”表示一种活动性动作，其实这类动词并不是原型的及物动词，而是通过名词“圈、尿、画”的句法合并而派生出来的一种作格动词(ergative)，具有“圈-围一个圈”，“尿-撒一床尿”的扩张形式。这种推理对使役名源动词的统一分析和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跟 Kiparsky(1982)的分类名词派生有关，如：

(4)a.He *hammered* the nail with a rock.
 b.*String* him up with a rope.
 c.She *anchored* the ship with a rock.
 d.I *paddled* the canoe with a cope of The New York Times.

(5)a.* She *taped* the picture to the wall with push pins.
 b.* They *chained* the prisoner with a rope.
 c.* Jim *buttoned* up his pants with a zipper.
 d.* *Screw* the fixture to the wall nails.

例文(4-5)表示零派生动词与这些名词关系上的差异。(5)的例文不合语法是因为不使用“a tape(磁带)、a chain(链)、a button(扣子)、a screw(螺丝)”名词，就无法做到“to tape、to chain、to button、to screw”，也就是说例文(5)中的动词大致的意思是指一定要“提供磁带／链／扣子／螺丝钉”，相比之下例文(4)中的动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锤子／绳子／锚／浆”，而是用其他与之相关的“a rock(石头)、a rope(绳索)、a cope of 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等其他实体即

可。这些语义色彩的分布形态(DM-Distributed Morphology)很容易得到解释。请看图表(参考Marantz, 1997;Arad, 2002):

(6)



(7)



图表(6-7)中的“√hammer”和“√tape”各自代表例文(4)和(5)的类型,也就是“N(名词性)”和“V(动词性)”即“a hammer/to hammer”和“a tape/to tape”所共享的词根。当它们与确定的范畴功能结合时,要么是“N”要么是“V”。例文(4)中与零相关的名词和动词都是独立地从共同的词根派生的,而(5)的名词是从词根派生的,而动词是再进一步从名词派生出来的。例文(4)类型的词汇形成展示为图表(6),例文(5)类型的词汇形成展示为图表(7)。

这种情况正如Arad(2003)所提到的“在所有名词派生为动词的情况下,这些动词是被绑在其基本名词(base nouns)上的”。名词表示的实体(entity)与之相应的动词一定涉及到与该实体的某些活动有关。特定类型的活动将取决于所涉及的特定的名词(tape、chain、button、screw),以及派生动词的具体句法结构(如“tape”是名源处所动词、“button”是名源位移词)。由名词派生的动词在解释上与其对应的基本名词联系在一起。与此相比,由词根派生的动词绝不包含其对应的名词的

意义, 而该名词本身就是根派生的。

Hale和Keyser(1991, 1993)建议了英语的名词通过合并派生成作格动词, 而且在英语中这种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那么现代汉语中的名词是否与英语一样通过合并普遍地得到派生呢? 该文首先通过语义分析来探讨其可能性, 其次通过句法结构分析来探讨其深层结构的合并过程。

2. 名源动词的语义属性

Clark和Clark(1979)首次对英语的名源动词(denominal verbs)进行了分类, 在特殊场合下根据时间、处所和语境所决定的[INNOVATION]意义, 这种创新意义非常丰富, 因此根据名源动词的范畴把英语名源动词分为八个类型: 位移[LOCATUM], 处所[LOCATION], 终点[GOAL], 工具[INSTRUMENT], 施事[AGENT], 持续[DURATION], 经验[EXPERIENCER], 起点[SOURCE]。在这些范畴中, 根据我们对语法的一般性常识可知, 现代汉语中最不普遍的是位移、处所、终点的名源动词, 而最普遍的是工具性名源动词。因此该文只探讨关于具有位移、处所、终点名源动词, 因为这些不常常用于“把”字句, “把”字是现代汉语中表处置结构的一个标记。现代汉语的一些名源动词是不用“把”字的, 因此“把”字句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参考例文1-3)。

汉语中存在的一些来自名词而无显性派生形态的动词, 根据Labelle(2000)的建议表示如下:

(8)[[ROOT]_N]_V

(9)a. [[圈]_N]_V

b. [[尿]_N]_V

c. [[画]_N]_V

图表(8)中的[ROOT]_N表示对应动词在形态上为零派生的基本名词, 图示(9)是汉语动词“圈、尿、画”的例文。这些名源动词是从历史上衍生出来的, 因此所表达的意义至少跟基本名词有着近似的关系, 尤其是动词“尿”至少在历史上与基本名词“尿”有着某种联系性。根据Clark和Clark(1979)四条标准³⁾, 汉语的位移名源动词有“点, 垫, 毒, 肥, 粉, 盖, 膏, 糊, 酱, 胶, 扣, 奶, 尿, 漆, 锁, 闷, 油, 罩, 泥, 瓦”; 表处所的名源动词有“冰, 顶, 架, 窖, 炕, 套, 袖, 背, 圈”; 表终点的名源动词有“包, 串, 叠, 堆, 垛, 画, 卷, 捆, 片, 束, 扎, 折”等。

2. 1 表处所、位移和终点的名源动词的语义概念

名源动词所表示的意义至少与其基本名词的意义有关。我们从例文(1-3)中观察到这些名源动词都具有及物性(transitivity), 这种及物性必定与某种因果关系有着联系, 即表示状态或位置变化的因果关系。

- (10)a. 小王冰了一箱啤酒。(在冰箱里)
 b. 他们架了很多电线。(在架子上)
 c. 她顶了五个碗。(在头顶上)

- (11)a. 小李点了几点。(划了几个点, 点在画的地方)
 b. 他粉了一层白色墙。(用粉刷墙, 粉在墙上)
 c. 她奶了三个孩子。(用奶喂孩子, 奶在孩子身上)

- (12)a. 骑兵分成两路包了城堡。(用兵围, 成一个包,)

3) 第一是每个动词都必须由其基本名词构成, 无其他附加成分; 第二是每个动词的基本名词必须表示可触知的对象或该对象的属性; 第三是每个动词必须使用非隐喻的具体实物; 第四是每个动词必须用做真正的限定动词(finite verb)。-参见Clark和Clark(1979)

- b. 农民们堆了很多柴火山。(用柴火堆, 成了柴火山)
 c. 他今天串了好几个家门。(去几家玩, 成了家串/串门)

(10-12)的例文所表示的都是一种位置变化。(10a)中动词“冰(to ice)”动作的结果由“啤酒”代替了原来的实体“冰(ice)”, 而且这个被代替的实体“啤酒”占据了宾语的位置;(10b)中动词“架(to build a framework to support)”动作的结果由“电线”代替了原来的实体“架子(framework)”, 而且这个被代替的实体“电线”占据了宾语的位置;(10c)中动词“顶(to carry on the head)”动作的结果由“碗”代替了原来的实体“顶(on the head)”, 而且这个被代替的实体“碗”占据了宾语的位置。例文(10)中的动词是指代替的实体通过动词的动作而占据直接宾语位置的动词, 这种动词就是所谓的处所动词, 即名源处所动词。

例文(11a)中动词“点(to dot)”动作的结果由“点(a dot)”代替了原来实体的位置, 而且这个被位移的实体“点(a dot)”占据了宾语的位置;(11b)中动词“粉(to powder)”动作的结果由“墙”代替了原来的实体“粉(powder)”, 而且这个位移的实体“墙”占据了宾语的位置;(11c)中动词“奶(to breast-feed)”动作的结果由“孩子”代替了原来实体“奶(breast-feeding)”的位置, 而且这个被位移的实体“孩子”占据了宾语的位置。例文(11)的动词是指代替的实体通过动词的动作而占据了直接宾语位置的动词, 这种动词就是所谓的位移动词, 即名源位移动词。

以上(10-11)的处所动词和位移动词是以形象(Figure)和指示物(Ground)的形式出现。然而例文(12)就不同了。(12a)中动词“包(to pack)”动作的结果由结果状态“城堡”代替了原来状态的实体“包(a pack)”, 而且这个被代替的结果状态实体“城堡”占据了宾语的位置;(12b)中动词“堆(to pile up)”动作的结果由结果状态“柴火山”代替了原来状态“堆(a pile)”, 而且这个被代替的结果状态占据了宾语的位置;(12c)中动词“串(to string)”动作的结果由结果状态“家门”代替了原来的状态“串(a string)”, 而且这个被代替的结果状态“家门/串门”占据了宾语的位置。

总而言之，我们从以上的描述中发现这些表处所、位移和终点的名源动词都是来自其基本名词(base noun/parent noun)。显而易见(10)的处所名源动词的基本名词的处所和派生的表面动词的位置是一致的；而(11)的位移名源动词与表面上的宾语位置是一致的，如“点、粉、奶”和“点、墙、孩子”的位置是一致的，这说明处所名源动词和位移名源动词的模式(pattern)正好相反⁴⁾。一言以蔽之，“她奶了三个孩子”中“奶”从实体“她”移到代替的实体“孩子”；“她顶了五个碗”中“顶”从实体“顶”变化到代替的实体“碗”，而这个被代替的实体存在于原来的实体之上（‘碗在顶上’），因此这于基本名词“顶”与派生的表面动词“顶”是一致的位置。在这种过程中表处所的介词，进一步得到范畴化，并且表示由基本名词所表示的实体的性质，即储存处[Storage Places](冰、架、顶)；基本句的其余成分系统地与每个名源位移动词相关的论元和介词有关，关于与介词合并的问题下一章节说明。名源终点动词可分为两种步骤来实现，即起点(source)和终点(goal)，换句话说“起点(城堡、柴火、家门)”表示以此为实现终点的物质。这些名源动词的重要的特征：它们都是使役动词，这些使役动词是由基本名词表示的形状、实体、形式、或角色通过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存在。

2. 2 名源动词的致使概念结构和词项分解

致使概念是属于“施力和动态(force-dynamics)”的概念结构，也就是施力实体(agent)和受力实体(patient)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典型致使结

4) 看看英语例子，“gas the car”中的“gas”是个位移动词，“the gas goes in the car”，实体“gas”移位到另一个实体“car”；“John kenneled dog”中的“kennel”是个处所动词，“the kennel doesn't go in the dog”(狗不在狗窝里)“John did something to cause it to come about that (the dog was in a kennel)”，另一个实体“dog”代替了原来的实体“kennel(狗窝)”，并且占据了原来实体的位置。—参考Clark和Clark(1979)

- b. 尿:
 [Event 致使([Thing]_i, [Event GO([Thing]_j, [Path 尿]_j, [Place TO([Place ON([Thing])]))])]
- c. Put(使处于):
 [Event 致使([Thing]_i, [Event GO([Thing]_j, [Path TO([Place ON/IN([Thing])]))])]

根据图(14)所表示的一致性, 名源处所动词和位移动词可视为“通过致使状态得到变换的动词”, 这与Mateu(2002)的论点是一致的。这种词汇的终结性(telicity)是由一种抽象的末尾重合或巧合关系的存在而派生, 这跟具有完成属性(telic)的形源动词(de-adjectival verbs)的假设也具有相似性⁶⁾。我们可以运用Labelle(1992)形源动词(de-adjectival verbs)合并的方法, 解释由名词合并而派生的处所动词和位移动词, 在语义上与合并过程的最终状态是一致的。“冰”类处所动词在语义上与合并过程的最终状态“冰”状态相同; “点”类位移动词在语义上与合并过程的最终状态“实体”位置相同。在处所和位移动词中, 合并的名词可以用来辨认影响投射到直接宾语实体过程的最终状态。根据Sugioka(2000)的建议我们可以断定“冰、架、顶”类处所动词是合并位置关系, 然而“点、粉、奶”类位移动词是合并占有关系。更确切的说名词合并的动词可解释为近似与“x致使y与N在一起”, 因此处所动词和位移动词概念结构重新图示如下:

- (15) a. 处所(圈、冰、架、顶):
 [x 动作] 致使 [y BECOME [y BE at-N]]
- b. 位移(尿、点、粉、奶):

6) 形源动词表达一种特殊类型的达成, 即程度的达成(degree-achievement), 并具有未完成(atelic)的属性。如“The soup cooled for two hours”中的“cool”带持续的时间。在终结性(telicity)的解释中“soup cooled”是最具信息性的, 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有界性, 而“?The pond cooled for two hours”的接受性就很低, 可以认为“池塘”没有凸显的界限。-参考Dewty(1979), 李英姬(2018)

[x 動作] 致使 [y BECOME [y BE with-N]]

在(15a)图示中“y与N在一起”概念意义上实际上等同于“N有y”。Hale和Keyser(2002)认为将“N有y”表示为“y与N在一起”的动机是为了保持基本的最小的语义值。因此合并一个题元的动词词汇概念结构(LCS)将表示为:

- (16) 尿:
 a. 致使 (x, [BE (y, with 尿)])
 或者
 b. [x 動作] 致使 [y BE with 尿]

我们知道致使的基本状态是可以区分并辨别动态事件, 如活动性(可标示为“V_{DO}”和变化性(“V_{GO}”或是“V_{BECOME}”或是“V_{INCH}”); 也可以区分或辨别静态事件, 如状态(“V_{BE}”)⁷⁾。致使的基本状态来自于“V_{DO}”和“V_{BE}/V_{GO}”的组合, 正如(16b)词汇语义表征是首选的, 同样的方式可以设想处所动词和终点动词具有图(17)所示的词汇语义表征。

- (17) 处所: [x 動作] 致使 [y BE AT_{Spatial}-N]
 终点: [x 動作] 致使 [y BE AT_{Identity}-N]

图中处所动词和终点动词词汇语义的区别在于处所动词表示空间位置的变化, 终点动词表示身份的变换(由合并的基本名词辨别的属性或状态), 各自以“AT_{Spatial}”和“AT_{Identity}”作为识别定义的特征⁸⁾。这种动机来自下面的句子:

7) 关于动词(V)和词根的功能连接, 表示致使的起始状态、动态状态、静态状态的描述, 有很多的材料可供参考。Arad(2002), Cuervo(2003)和Lin(2004), Hale和Keyser(1993)等, 因为这不是该论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 (18) a. 张三在羊圈里~~圈~~了一群羊。(处所)
 b. 李四套小偷套在关押室里。(处所)
 c. 小王~~扳~~大门。(位移)

例文(18a)与“羊”没有移动过处所的位置具有兼容的属性,如果“羊”没在第一个处所“羊圈”,为了使例文(18a)命题为真,“张三”就不必移动它;“张三”只要关上“羊圈”的门,就可以改变初始状态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张三致使羊群使羊群在羊圈里”命题为真,那么“张三把羊群弄到羊圈里去/弄在羊圈里(V_{GO}/V_{BECOME})”命题就是假。正如(15)一样,同样的理由适用于例文(18)。对于这些动词而言,动词中由名词合并的动词提供了对移位实体的最终位置的功能描述。介词的宾语通常是可选的,可以出现在句子中。在这种情况下,介词的宾语标明了宾语的客观位置,因此合并的名词则描述该处所动词的功能属性。这些例文描述的事实是同样的名源处所动词不是直接宾语移动位置的动词,然而这些动词阐述的是处所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宾语位置中的实体跟具有由合并“N(名词性)”辨别属性的位置之间产生因果关系⁹⁾。

表终点的名源动词也是在描述实体的最终状态的名词上形成的。这些动词是将名词性词根表示最终状态为依据的实体作为直接的内部论元,与(12)提供的例文一样,它是表示合并的名词辨别过程的结果状态。这类例文与零派生形源动词非常相似,试比较:

- (19) a. 骑兵分成两路包了城堡。
 b. 农民们堆了很多柴火山。
 c. 他今天串了好几个家门/串门。
- (20) a. 毛衣缩了三厘米/缩了三厘米毛衣。
 b. 行李轻了三公斤/轻了三公斤行李。
 c. Eve has [[[short]-en]-ed] her text of ten lines.

9)虽然在实际情况中趋于把直接宾语解释为移动的。

d. Eve has [[[light]-en]-ed] her suitcase of three kilos.

例文(19)中的终点动词是将合并的名词所描述的状态的实体作为直接宾语, 例文(20)中的形源动词的结果状态, 即与及物性形源动词最终结果状态具有相似性。就像形源动词的词根一样, 在语义上合并的名词辨别动词编码过程的最终结果状态。

一言以蔽之, 位移动词是将与合并名词过程的最终状态的实体的位置相同, 在语义上导致了致使的名源位移动词; 处所动词是通过直接宾语位置中的实体跟具有由合并的名词辨别的属性的位置之间产生的因果关系, 在语义上导致了致使的名源处所动词; 终点动词是将合并的名词描述的最终状态的实体作为直接宾语, 在语义上导致了致使的名源终点动词。

3. 汉语名源动词的句法结构

3. 1 词汇句法接口方法分析

Jackendoff(1990)以语义为中心的方法解释了词汇的分解, Hale和Keyser(1993, 1997, 1998, 2002)和Mateu(2000, 2002)以句法为中心的方法解释了词汇的分解。基于语义方面解释名源动词的词汇分解与用词汇句法的方法解释名源动词的词汇分解似乎不受限制。Hale和Keyser提出的名源处所动词合并构式, 我们把它与分析性构式进行比较, 发现它们是一致的。如:

21) a. 张三圈了一群羊。(合并性构式) b. 张三使羊在圈里。

(分析性构式) 图(21a)是“圈”类处所名源动词投射的配置, 这与(21b)的分析性构式结构是相同的。这类名词“圈”产生在介词补足语的位置



上；然后这个复杂的“P+N”合并到空动词位置上。这种循环合并过程的结果产生了名源处所动词“圈”。这个空介词头，即本质上的关系元素是终端重合或巧合的介词，与汉语中的处所介词“在……上/里”是一样的。介词在句法表面上以标定语(specifier)作为动词的内部论元(张三~~圈~~了一群羊)。像“尿”类位移名源动词的句法构式与(21a)图示的处所名源动词是一样的合并性构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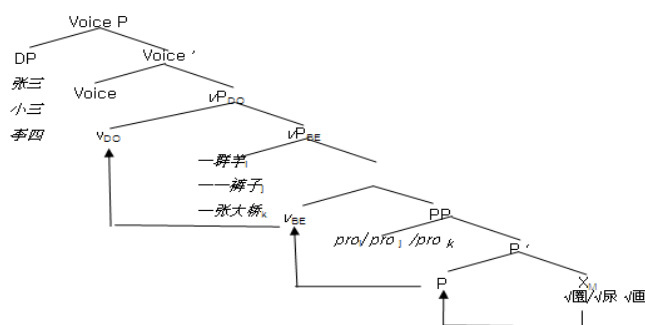
那么处所和位移名源动词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在于介词“P”性质的不同。处所动词中的介词被认为是终端重合关系(如“在、到”等)，然而位移动词中的介词被认为是中心重合关系(如“在……上/里”)。也就是介词合并构成的动词“圈”是“终端重合关系”，也出现在其分析性改述句中(她使碗在顶上)。另外一个合并构成的动词“尿”是“中心重合关系”，在其相应的分析性改述句中出现(他用尿使裤子湿)。终端重合关系涉及到一种巧合，题元路径的一个边缘或终点跟位置之间的一种巧合；因为中心重合关系涉及到题元的中心和位置的中心之间的一种巧合关系。

3. 2 态假设方法分析

根据Kratzer(1996)的态假设理论和分布形态理论，我们可以把表处所和位移的名源动词的句子和表终点的名源动词的句子图示为(22)：

(22) a.张三圈了一群羊。

- b. 小三尿了一裤子。
c. 李四画了一张长江大桥。



图(22)所示的是将“N”替换为以“√Root”为首的“X_M”是有两个理由: 其一是“N”很容易误认为是名词范畴(参考图6), 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名词才能插入到这个句法结构的节点下面(syntactic node), 并且只有这个树形图才能负责名源动词的派生。事实上这个系统中的“N”(作为非关系元素的覆盖项)负责生产名源动词和形源动词。其二是“VoiceP(语态)”负责引介外部论元¹⁰⁾, 并将该论元与“vP”所表示的事件施事(Agent)联系起来, 这就是普通被称为整个事件的“致使者(Causer)”。图(22)中的“v”是个提供着陆的原因轻动词(light verb), 提供把“P+√圈/尿/画”搬进来, “v”不负责引介外部论元(致使者); 这种任务由“Voice(语态)”来接管。其三是在“vP”和“PP”之间有个“V_{BE}”, 提出这种投射的动机是由于“vP”的头(head), 即“v”无论是“V_{DO}”还是作为静态的致使“V_{BE}”, 要求动词短语而不是“PP”充当其补足语(complement), 这种补足语表示使得由“施事者(致使者)”为“[Spec-VoiceP]”事件而引起的致使事件或状态。在图(22)中“P”表示与“P相关”的元素, 在Jackendoff的分析中可以解释为“辨别的关系”。“vP_{BE}”, 被嵌入的“PP”大致可理解

10) 域外论元引介头, 即“Voice”是通过语义合成规则与“VP”结合, Kratzer命名为“事件识别(event identification)”, 这个规则是一连接操作, 它允许我们将域外论元所产生的题元关系结合到VP意义上。Kratzer认为“Voice”头的语义功能是维护其DP的标定语(Specier)是由“VP”补足语(complement)描述的事件的施事(Agent)。-参考Kratzer(1996)

为“[BE_{Ident} ([Thing 大桥], [AT_{Ident} ([Property 画])))]”。

通过词汇句法方面和“VoiceP(语态)”假设方面分析,现代汉语的名源动词的语义结构跟Jackendoff提出英语语义结构是相同的。重新图示如下:

- (23) a. 处所: [x 动作] 致使 [y BE at-N]
 b. 位移: [x 动作] 致使 [y BE with-N]
 c. 终点: [x 动作] 致使 [y BE in-N]

4. 结语

该文利用致使概念结构和词汇分解和名源动词的语义属性,概括并分析了由基本名词派生的表处所、位移和终点的动词。这些名词通过句法结构上的合并(词根√)、介词位置的空位(P+N=∅+X_m)、动词位置的空位(V_{DO}),循环式的移动,使得名源动词获得及物性。

表处所的动词是语义上通过基本名词和代替的实体之间“终端巧合关系”派生了名源处所动词;表位移的动词是语义上通过基本名词和代替的实体之间“中心巧合关系”派生了名源位移动词;表终点的动词是语义上基本名词和代替的实体之间“结果状态”派生了名源终点动词。在这种合并和兼容中原实体和代替的实体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表处所的名源动词的基本名词与派生的表面动词的位置是一致的(如例文1、10中的‘圈、冰、架、顶’和‘圈羊、冰啤酒、架电线、顶碗’);表位移的名源动词的基本名词与表面上宾语实体的位置是一致的(例文2、11中的‘尿、点、粉、奶’和‘裤子、点儿、墙、孩子’);表终点的名源动词分为“起点”和“终点”两个步骤来完成,即基础名词为终点位置实现表面宾语实体为起点位置,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如‘画、包、堆’和‘大桥画、城堡、柴火堆’)。

零派生名源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并非是能产性结构，追溯到古代汉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表致使的名源动词（‘晋军汉陵，秦军凡南-晋国在汉陵驻扎军队，秦国在凡南驻扎军队’中的‘军’）和形源动词（‘月出惊山鸟-月亮升起使山鸟受惊’）。古汉语中这种形式是能产的结构形式，这类似于英语的情况。这种古汉语的名词和形容词自足地用于使役句表达致使语义，在语言演变的长期过程中，通过同音单音合成的方式，发展成现代汉语表致使义的动动结构(V-v)或动形结构(V-A)，加剧了汉语双音化的趋势，可在新构成的“V-v”和“V-A”结构中，第二个表使役的不及物动词“v”和形容词“A”在复合的过程中失去了致使义，获得了结果义。然而本文所探讨的名源致使动词是古汉语留在现代汉语中的化石，是我们研究历史演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参考文献

- Arad M. 2002. *Universal Features and Language-particular Morphemes*. In A. Alexiadou(e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Universal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5-39
- Arad M. 2003. *Locality Constrain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oots: the Case of Hebrew Denominal verbs*.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heory* 21:737-778
- Clark E and Clark H. 1997.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 *Language* 55: 767-811
- Labelle M. 2000. *Th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of Denominal Verbs*. In P Coopmans, M Everaert and J Grimshaw(eds.). *Lexical Specification and Inser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15-240
- Hale K, Keyser S.J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University of Arizona Library Document
- Hale K, Keyser S.J. 1997. *On the complex nature of simple predicates*. In *Complex Predicates*, ed. Alex Alsina et al., 29-66 CSLI
- Hale K, Keyser S.J. 1998. *The basic elements of argument structure*. In H Harley (ed.). *Papers from the UPenn/MIT Roundtable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Aspect*. Cambridge, Mass.:MIT Press, 73-118.
- Hale K, Keyser S.J. 1999. *A response to Fodor and Lepore. "Impossible Words?"* *Linguistic Inquiry* 30:453-466.

- Hale K, Keyser S.J. 2002. *Prolegomenon to a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Delivery.
- Jackendoff R. 1990. *Semantic Structur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Jackendoff R. 1993.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Mass.: MIT Press.
- Kiparsky P.1982. *Word formation and the Lexicon*. In Proceeding of the 1982 Mid-American Linguistic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Lawrence.
- Kiparsky P.1997. *Remarks on Denominal verbs*. In A Asina, J Bresnan and P Sells(eds.).Complex Predicate, Stanford: CSLI Publicatons, 473-500
- Labelle M. 2000. *Th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of Denominal Verbs*.
Amsterdam studies in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nguistic science current issues in linguistic theory. Vol.-No. 197
- Mateu J. 2002. *Argument Structure: Relational Construal at the Syntax-Symantics interfa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Autnoma de Barcelona. Bellaterra. Annual
- Marantz A. 1997. *No escape from syntax: Don't t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Privacy of Your own Lexic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21st Annual Penn Linguistics Colloquium, 201-225.
- Sugioka Y. 2000.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s in de-adjectival verb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on Dec. 9-12, 2000, at Kand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李英姬(2018). <使役句研究小考-以形源动词为中心>, 《中国言语研究》第74辑
- 梅祖麟(1999). <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 《语言学论丛》第16辑
- 梅祖麟(2008). <上古汉语动词浊清别义的来源-再论原始汉藏语*s-前缀的使动化构词功能>, 《民族语文》第3期

Abstract

A Study of Chinses Causative Inquiry-denominal Verbs

- Locative, Locatum and Goal -

Lee, Young-he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cation, locatum and goal verbs derived from base nouns by using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structure, lexical decomposition of denominal semantic property. These nouns i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empty prepositional head and the position of empty verbs, so that such denominal verbs have acquired the transitivity. The locative verbs are semantically derived from the "terminal coincidence relation" between the base nouns and the replaced entities. The locatum verbs are semantically derived from the "central coincidence relation" between the base nouns and the replaced entities. The goal verbs are semantically derived from "result state" between the base noun and the replaced entities.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entity and the replaced entity in this incorporation and compatibility. Through the action behavior, the base nouns position of the locative verbs corresponds to the surface verbs; the base nouns position of the locatum verbs corresponds to the position of the Object entity on the surface; the base nouns of the goal verbs are divided

into two steps: “source” and “goal”, the “source” denotes the substances from “goal” is made.

Key words : incorporation / conflation, denominal verbs, location verbs, locatum verbs, goal verbs

투 고 일 : 2019. 1. 10. / 심 사 일 : 2019. 1. 15.~ 2019.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9. 2. 20.